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三回 梓樹林英雄出世

話說稽有光與陸雲閒，說說笑笑，兩個飲了半夜的酒，方才散訖，遂同榻而臥。過了一夜，至明日，大家起身，雲閒就要同有光起身。有光欣然應允。將白石洞住居，托付與一個姪兒管了，自己帶了些糧草器械，領了五百神兵，騎著一匹斑斕猛虎，同著雲閒，取路竟望發鳩山而來。其時，雲閒因在軍中，不便步行，就向有光討過一個青獅獸來騎了。一路上如風播殘雲，不一日，已到了梅花洞。雲閒便叫有光，且安營住下。同入洞中，免不得茶酒款待。又過了一日，至第二日，雲閒將洞中事務吩咐端正，依舊同了有光，統領神兵前來，不上半日，已到發鳩大殿前。有光將軍兵遠遠扎住，同了雲閒，慢慢的行到殿前門首一看，原來那座大殿，比前石珠到梅花洞時，大是不同：四週圍都是插天的高牆，牆下引水為渠，渠之對面，都是生成的奇峰峻嶺，而前又造出兩座關門，都是因石壁為門，鑿成戶限，門上橫寫著三個大金字道：棲賢洞。二人看了，暗暗驚異。一齊進了洞門，望見第二重，又是一層洞府，上面也書著四個大金字道：風雲共際。

二人不敢徑進，遠遠的下了坐騎，行向前來。門傍卻是兩面大紅繡字旗，直豎在半天中，兩邊各有十名軍士看守，見了有光與雲閒，便喝問道：「你二人是那裡的？卻在此窺探。」雲閒見問，便走上前一步答道：「我們是從梅花洞與長林村而來，要見石洞主的，煩你們通報。」那些軍兵道：「既要見石洞主，且在此暫候，自有人來通報。」二人見說，不敢再問，只得遠遠立著。

果然，不多時，只見洞門開處側批：文波飄惡生情，飛出一匹墨頂珠來，卻是陸鬆庵。見了雲閒與有光，連忙滾鞍下騎，上前迎接道：「不知哥哥與稽道兄到此，有失迎接，甚是得罪，乞稽道兄與哥哥到鳳儀殿相見。」二人聽說。便轉過二門來，來到三層門上，抬頭一看，卻是直豎著一匾道：敘義門。

三人又轉過敘義門，方才遠遠望見大殿。殿前都是白石徹成的坦平大道，兩旁都是迴廊曲檻，果然極其華麗。少頃到了滴水簷前，望見裡面一匾額，果是渾金妝就的「鳳儀殿」三字。雲閒與有光正要舉足上階，裡面石珠與侯有方、袁玉鑾、桐凌霄，早已迎下殿來，相遜相讓的走進殿中。各各相見已畢，分班坐定，各通了姓名。稽有光開口說道：「久聞石姐大名，無緣拜識。今得陸道兄相引，得觀尊顏，足慰平生。」石珠道：「小妹得侯道兄法力，克居於此，今蒙稽道兄不棄，同陸道兄前來，增光多矣。但小妹并蛙之見，無大見識，諸事還仗眾位道兄指教主持。倘得成一二分事業，小妹不敢有忘。」陸靜道：「石姐乃吳真人高徒，自然法力無邊，我等菲才薄技，但當拱聽約束而已。」石珠道：「小妹一人之見有限，凡事自當聽眾道兄裁酌，小妹安敢自專？」眾人見石珠如此謙虛，英豪自然心折，以此俱大喜。

石珠便叫大開筵宴，與眾人賀喜。不多時，只見鳳儀殿上，排上宴來，眾人一齊入席。左一帶是侯有方、稽有光、陸雲閒、桐凌霄四人；右一帶是石珠、袁玉鑾、陸鬆庵三人。斯時堂上飲酒，堂下作樂，眾人俱各開懷暢飲，直吃至三更時分，方才各散。有《清平樂》一首為證：

時來聚首，相對添茶酒。緣鬢英豪杯在手，轉眼俱成故友。

今朝金殿遊翔，他年看取名揚。道法人人精練，中州雲擾疆場。

按下鳳儀殿一頭。卻說平陽府河津縣，有個宦者，叫劉員外。住居如賓鄉中，躬耕隴畝為業。年近五旬，並無子息。一日，劉員外有事到府中去，隔了一二日回來，打從龍門山經過。天色已晚，就在山腳下一間房子內借宿。那房子內住的人，卻是姓韓，綽號地栗鬼，與劉員外平日時常往來的。當下，見劉員外傍晚而來，知是借宿的意思，便欣然接納，叫妻子賈氏點茶燒水款待，過了一夜。

至明日，劉員外吃了早飯，正要作別動身，忽聽得半山中吆喝喝，聲震山谷，劉員外忙問地栗鬼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地栗鬼道：「有一樁奇事，原來員外不知。」劉員外道：「是什麼奇事？」地栗鬼道：「一年前，山頂之上不知何故，忽然滾出一個肉球，約有小門大，在樹底下滾來滾去，圓轉不定。有幾個人看見了，以為奇事，要去拿他，那知此球見了人來，便寂然不動，竟陷入泥底。看的人一發驚怪，百般的打他，競不能動損他分毫，只得大家罷了。誰知此球陷入泥底，每到了黃昏清早，便有神光透出，或時有幾百隻老鴉，飛鳴蓋覆，算將來，已是一年有餘了。想是今日又有甚麼異樣，故此這些人在那裡叫喊。」劉員外道：「不信天下有如此奇事，既有老鴉成群飛來遮護，決非尋常之物。」地栗鬼道：「員外不信，請同去一看，便知端的。」

劉員外真個依言，便同了地栗鬼出門，一步步走上山來。只見有十餘人，圍住在一株大樹下，不住的喧嘩叫喊。劉員外走到了樹下，便分開眾人，向前仔細一看，卻是一個肉球，其光彩異常，一半還陷在泥裡的。劉員外心下也暗暗稱奇，便屈了身子，將雙手去摸他，只見那球已漸漸頂起來，竟出了泥底，在樹下滾個不住。劉員外看見，喜得眉花眼笑，輕輕的去捧將起來，回身便走。那些眾人與地栗鬼，見劉員外取了肉球，一伙兒隨下山來，竟到韓地栗家中，看劉員外如何處置。

那劉員外進了韓門，將肉球捧住，對眾人道：「天地間奇怪之事甚多，你們不必驚異。比如西漢時，有一個古人，叫做夜郎，在水邊拾取一個肉球，回到家中，後來生出一男，漸漸長成起來，讀書識字，受了漢朝爵祿，直做到巴蜀郡王，傳之書典，至今以為奇事。今此球在山中，已是一年有餘，諸兄們都不能取，他反陷入污泥之中，恰恰老夫到此，就特出泥中，為老夫所取，安知將來不像夜郎之事？今老夫欲將此球回去，以觀後時應驗。諸兄們不棄，他年同到老夫家下，彩個的實何如？」眾人見說，俱各稱善，一齊散了，不在話下。有詩單說那肉球的妙處：

圓轉山中一肉球，祥光時伴數峰秋。

非關俗眼埋黃壤，只為時通入老叟。

元氣未分金殿元，奇謀先向王輪收。

從今一震風雷策，指日煙霞籠玉樓。

那劉員外見眾人既散，便將肉球藏好，別了地栗鬼，一路上歡歡喜喜，回到家來。不期到家中還有十餘里路，一時趕不及，到得梓樹林，去家還有五里多路。忽然，陰雲四合，狂風大作，劉員外看天的氣色，知道有大雨來了，連忙走進路旁邊一個古廟中避雨。果然不多時，雷電交加，大雨如注，古廟中牆穿屋漏，滿身打得透濕。劉員外無奈，只得脫下一件布衫，將肉球裹好，放在神樹內了，自己卻蹲在樹底下，等那雨住了走路。

誰知門外風雨越來越大，劉員外正在憂悶，忽然見一道紅光，直衝入神樹之內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要時，一聲霹靂過去，神樹內呱呱的忽有哭聲起來。劉員外聽見，驚駭異常，連忙向神樹內去摸那肉球，只見一個小孩子，端端正正的生在他布衫之上，那肉球已不見了。劉員外明知是這肉球化生，又驚又喜，即忙抱在手中。仔細看了一看，果然生得面方耳大，眉清目秀，比尋常孩子大不相同。及向亮明之處，看他手掌之內，卻有「神霄子」三字，生在掌內。劉員外暗暗點首，思量地栗鬼說早夜紅光放出，又有幾百隻老鴉，前來鳴叫蓋覆，是不虛的。便將布衫裹好，雙手抱住，看那雨住了回去。只見已是浮雲卷盡，日色當空，路上也漸漸乾了。正是：

天生神物風雲會，地產靈兒日月光。

劉員外見雲收雨止，滿心歡喜，便抱了神霄子出門。一路上想道：此兒生得奇異，將來一定不是個凡人，卻又撞在我手裡，我又不曾有子息，就將他做了親生兒子，連我日後也必然有些妙處。一頭想，一頭走，不覺已到了自家門首。恰好其妻封氏出來，見了員外抱著一個孩子進來，便問道：「好個孩子，員外卻從何處得來？」劉員外笑著臉，也不回答，望著裡面竟走。封氏也一直跟進裡邊來。再三盤問，劉員外滿面笑容，便將龍門山拾的肉球，及梓樹林脫化的事，一五一十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封氏也歡喜無

限，說道：「據如此說來，竟是個天生的神兒了。我夫妻何幸，晚年得此神遇？」隨又問道：「員外，可曾替他取個名兒麼？」劉員外道：「還不曾。」封氏道：「何不就叫他做劉神霄。」員外道：「神霄二字固妙，但止可做個小名，且我劉氏支派，未有顯達，今得天賜此子，必能耀祖光宗，不如叫他做劉弘祖罷。」封氏道：「好個弘祖。」自此，劉員外夫婦愛弘祖不啻如掌上之珠，懷中之寶，一刻不離。從此，秋去春來，不覺長成。到了十六歲，成人加冠，取起一個號來，叫做元海。

忽一日，劉員外攜了他在廳前閒玩，只見一個道人，飄然物外之格，走進門來，見了弘祖說道：「霄兒，你卻在此蹲著，我那一處不找尋你來？」弘祖見說，走上前一把將道人抱住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非但師父要尋我，我那一刻不要尋見師父。」道人道：「我有一件寶貝，你可收藏在此，凡遇有事之時，便可將此寶祭起空中，自有妙處，卻不可妄害好人，切須記之。」說罷，便向袖中取出一件物事來，遞與弘祖。弘祖接到手中，仔細一看，卻是一個小小的銀盒兒。便將盒兒蓋揭起，裡面卻放著一隻絕小的石鵲兒，且是光潤潔白，羽毛俱備，卻像活的一般，躍躍有飛動之勢。弘祖看了，喜不自勝，依舊將盒蓋好，竟自藏在袖中，即想自己小字神霄，莫非此是應兆？那劉員外在旁邊見了，也暗歡喜，留那道人待齋，請問姓氏。道人笑而不答，拂袖出門，不知去向。

劉員外暗暗稱奇，同了弘祖回到裡邊，將此事與封氏說了一遍，就叫弘祖將石鵲，遞與封氏看。封氏接到手，看了一看，放在手掌中，擲了兩擲，說道：「好個石鵲兒，果然做得精巧活現，只可惜不能飛動。」說聲未畢，只聽撲的一響，那只石鵲早已盤旋鼓舞，飛起空中，頃刻間變成一隻白翎大鵲，竟望大門飛出去了。

劉員外夫婦及弘祖見了，連忙趕出門來，發狠追逐。那白鵲在屋頂上，打了幾個旋窩，忽然衝入雲中，寂然不見了。有詩為證：

神霄又爾遇神鵲，衝入雲端事可誇。  
一去幾能還趙壁，空餘銀盒在劉家。